

结构显形

当机械结构不再被完全遮蔽于表盘之下，腕表的表达方式也随之发生转变。通过镂空、通透材质以及结构重组，机芯不再只是驱动时间的核心，更成为视觉呈现的一部分。这种处理并不仅仅关乎复杂工艺的展示，更涉及到比例与美学之间的重新组织。结构不再只是隐藏其后的技术基础，而是在不同层次的显露与收束之间，形成一种新的观看方式。



CARTIER 卡地亚

Crash 镂空腕表

Cartier Privé 系列走到第十年，本身就带着一种回望的意味。每一年从历史中取出一枚作品重新演绎，这一次轮到 Crash，一个几乎不需要解释的名字。

这枚诞生于1967年的腕表，从一开始就脱离了常规的制表逻辑，不对称的轮廓，让 Crash 自诞生起就拥有非常鲜明的风格。新的镂空版本并没有改变这一外形，而是进一步把内部结构纳入其中。为适应这种轮廓，卡地亚重新组织机芯结构，使其顺应外形展开，而不是被包裹其中。

桥板被处理为罗马数字的形态，既是结构，也是显示，这种做法在卡地亚的制表体系中具有标志性意义。当机芯不再隐藏，造型与结构之间的界限也被进一步模糊，这枚 Crash 的张力，正来自于这种几乎没有中间层的直接呈现。



ZENITH 真力时

Chronomaster Sport

旗舰系列运动腕表镂空款

对于真力时来说，展现机芯早已不是新鲜事。从 El Primero 诞生开始，这套高频计时结构就一直被放在舞台中央，几乎成为品牌最直接的表达方式。

这一次的镂空处理，更像是把这种表达推到更直观的层面。蓝宝石表盘由边缘向中心过渡为透明，机芯的运转状态被完整保留下来，导柱轮、计时结构等关键部件在视觉上被直接呈现出来。

有意思的是，这种“打开”并没有削弱它作为运动计时码表的使用属性。三色计时盘依然清晰存在，读时逻辑保持原有秩序，只是多了一层可以被观看的结构。这种处理方式让性能与结构同时处于前台，而不是彼此取舍。



A. LANGE & SÖHNE 朗格

LANGE 1 陀飞轮万年历“Lumen”腕表

Lumen 这一命名，本身就指向一种与光线有关的表达方式。在这款新品中，朗格并没有选择将结构完全打开，而是通过半透明表盘，让光线进入机芯层，从而让内部构造在一定程度上被感知。

这种处理首先服务于功能，表盘的通透结构能够为下层夜光显示持续补充能量，使各项信息在暗光环境中依然清晰可读。同时，也在视觉上形成一种层次关系，使机芯与显示之间呈现出若隐若现的状态。

在此基础上，陀飞轮与万年历功能被整合于 LANGE 1 标志性的偏心布局之中，各项显示依然保持清晰秩序。透过表盘与底盖，可以逐步观察到机芯结构与修饰细节，使这枚作品在功能与结构之间形成一种更为内敛的呈现方式。